

翠
娛
閣
評
選
鍾
伯
敬
先
生
合
集

先師鍾退菴文集錄

楚鍾退菴先生督閩學
時余受知最深漫有水
乳之投旣而先生以艱
歸送江滸而別忽忽然

思裹數月糧笈從先生
于衡暴之間而不果越
三年而先生沒墓草蔓
矣而余南北舟車未遑
絮酒卽車過腹痛徒虛

語耳久之友人譚友夏
徐元嘆寄余以先生遺
稿及晉書史懷予刻之
吳關每撫遺編未嘗不
潛然出涕也今年余筮

海四明會錢塘陸生雲
龍彙刻先生全集陸生
之志猶余志乎乃喜爲
序余惟古今文章無孤
行者必有與班猶敵國

然而後之班者課名實
畧同異權之衡之乃可
準今而傳後夫一代中
灼然名世者不過四五
人于四五人課名實畧

同異取其人而班之夫
豈易哉在昔曰兩司馬
班兩司馬而舒向之徒
別論矣曰韓柳班韓柳
而翺籍之徒別論矣曰

歐蘇班歐蘇而輩石之
徒又別論矣余豈敢謂
驟定之者輕久定之者
重而將定將不定之際
正不知費幾許推敲以

月四
余觀於先生抑何至今
未有班之者也然而先
生之人文于此可得其
概矣先生詩不摹晉唐
亦不摹漢魏文不摹

宋亦不摹兩漢傳不摹
班馬記不摹河東銘贊
書牘不摹昌黎玉局以
爲雲雷風雨亦復開庭
晏然以爲千條萬緒亦

復于海朝宗以爲羽化
飛仙亦復人間遺鳥時
而隔月經年不輕落筆
時而杯酒枕席咄嗟立
成廊廟水山皆成高妙

嘻笑唾涕無不神奇昔
人稱永叔非孟子韓愈
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余
謂先生卓然自成一家
亦鍾子之文也先生著

書極富是故紙陳言塵
埋土掩一經點綴便覺
鬚眉欲活如史懷詩歸
三注抄諸書流傳海內
卽鷄林毳窟稍習筆研

無不購先生書者最後
研精楞嚴著如說十卷
卽已明生死之大關登
菩提之覺路真所謂辦
才無碍者矣至其天性

忠孝惟務讀書以求實
用于朋友一道真視爲
性命遇文人片言有當
于懷終日尋味無不逢
人項說者惜厄于大用

未盡有所表見先生之
人之文俱一時未能拍
肩若此余寤寐先生友
覆其班先生者不可得
良以外饒刻劃則叔羨

之衣冠也胸鮮低昂則
周媒之兩譽也俱無當
焉太史公稱長卿上林
子虛賦得諷諫之體柳
州得退之所寄詩先以

蓄薇露盥手薰玉蕤香
然後發曰讀大雅之文
正當如是永叔讀子瞻
文曰老夫當避此人放
出一頭地惟其愛服不

窮故伯仲相等有能與
先生班者余奉以爲師
崇禎丙子歲冬仲至
前五日閩中門人許
豸頓首謹書于明州

官舍

鍾伯敬先生合集序

楚鍾伯敬先生向有隱秀
軒集所謂刪損之餘所刻
已盡去序似無可附者幾
幾乎精金粹玉哉後有遺

稿所謂不要緊處偏有深
致後死者不可不爲芻搜
者也予向已梓其小品今
復合而梓之評之序之吁
嗟予品識卑下若寸筵洪

鐘亦安能如先生評史評
詩別出作者聲響第嘗曠
觀明文若有于先生獨契
者蓋明作者林立其間高
者固多卑者亦不乏倚間

學爲腐爲勦恃才識爲鑿
爲佻褻積骨董格不奇氣
不奇祇以字奇援結譽髦
思不勝韵不勝祇以競勝
今日諸子明日六朝抹粉

塗脂笑是倚門裝束朝習
六經暮習兩漢南轅北轍
悲哉岐路奔馳杳拖晦澁
真睡魔之招壓架填床堪
覆瓿之用祖龍一炬惜不

爲今行之且杜之不文韓
之不詩求其兼才蓋寡則
夫學識並擅詩文兩隆無
所因附卓然一家誠無如
先生也試就其集論之踈

爽氣多渾穆氣少雋永味
多醇醲味少秀穎句多古
拙句少予不敢高而抗之
兩漢卽先生亦不自失其
已故作邯鄲步也乃讀其

諸論不嘗發左氏班馬之
未竟鈎其隱深而出之乎
冷眼穎心直具史之才識
至諸序廻環應照格局皆
超不經意語中俱伏深情

與旨讀竟令人恍然合其
誌傳觀之肯刺刺多作諛
語歟此其品又託文以見
者也他若尺牘寫情晰事
笑語宛然銘贊刻象繪形

鑄鏤酷至粗服散頭靡不
皆好豈直照映一代耶爰
及詩集無語襲唐無一語
不甲唐羅其衆體不狃一
家融會諸長獨成一是三

湘七澤洪洞中不乏澹遠
之致九嶷三峽瑰奧中儘
饒森秀之觀爲靈爲厚恐
無以加一披閱未有不破
愁作歡起醉成醒斗酒爲

唐
盡唾壺幾缺也且今之以
文人之自命者大都爲花
鳥之流連儕偶之酬倡迂
理學而薄經濟先生雖亦
以山水友朋爲性命其真

經濟東不一見然未始不
隱躍于楮墨間此更不可
以一文人盡之也予方有
皇明大家之選固不敢登
先生于中以阿所私而要

之自闢天地不落勦腐諸
習珠聯璧合光怪逼天有
目當具神賞耳集爲文幾
十一卷詩五卷皆併遺稿
合之而成全文自足珍固

不俟予之評而顯也聊爲
之序以誌予所獨契更以
望之世所共契

岢

崇禎丙子春季錢唐陸雲

龍雨侯甫題于翠娛閣

中

鍾伯敬詩文集叙

伯敬先生既以視閩學政出褒其新舊所撰著詩文若干卷合而名之曰隱秀軒集自先生之以詩若文名世也海內無不知有隱秀軒者而隱秀軒之有集也鍾先生之所撰著不止于集之中亦不盡出於集之外也鍾先生既以自定其集而手以授余曰是亦可以傳矣夫不可傳而求爲可傳者世方不佞是藉焉不佞何藉此也故夫序之可以已也鍾先生既不欲世有序隱秀軒集者世實亦無有能序隱秀軒集

者抑澤也支離憔悴人也於梓是集也竊有志焉無名之名不文之文以糠粃爲珠玉導可乎蓋自先生之以詩若文名世也後進多有學爲鍾先生語者大江以南更甚然而得其形貌遺其神情以寂寥言精鍊以寡約言清遠以俚淺言沖澹以生澁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間每多重複稍下一二助語輒以號於人曰吾詩空靈已極余以爲空則有之靈則未也使嘉隆之作者幸而裙襦獲全含珠無恙而使今日之作者不幸而刻畫眉目摩肖冠帶波流風靡此倡彼和

有識者微反唇于開先創始者焉則何不取隱秀軒
集而讀之也其中片語隻字有不本之經叅之子輔
之史集根理道原性情者乎有不暢之以氣琢之以
辭約之以格無促絃無窘幅人情物理事在耳目之
前而想不窮天地之幻者乎人累篇所不能了者而
一二語能了之人累語所不能摹者而一二字能摹
之披文相質真所稱日新富有變化無方者也故不
聽鈞天之奏不知擊缶之爲細響也不視銖衣之彩
不知被褐之爲粗陋也唐齊己好慕韋蘇州效其語

以贊一再讀輒棄去不省覽後乃徐出其故草以進
大加賞識曰子奈何舍故吾而學我人之針芥相投
臭味相合大抵在風神清濁志氣通塞必不在章句
聲韻間今世之爲齊已者政復不少先生其何以待
之余之梓是集而序之也非序先生之集而序世之
學爲先生集者也先生爲人落落穆穆涉世自深出
世自遠意不可一世而獨屈節好余卽其好余也其
爲落落穆穆如故也如先生者微獨其詩若文卽其
人亦真能爲空靈者也昔有人精持內典常以手指

畫空中書寫文字人去而經書處自然嚴淨雨不能
濕古德猶惜其中滿字化爲半字嘻斯可爲空靈之
極矣知此義者乃可以序隱秀軒集也哉

天啓壬戌六月旣望虞山沈春澤撰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合集目次

卷之一

賦

燈花賦

鵲巢賦

秦淮燈船賦

序

蜀中名勝記序

二十一史撮奇序

鍾伯敬全集

卷一

四一

三注鈔序

東坡文選序

詩歸序

貴州鄉試錄後序

兩淮鹽法綱冊序

留臺奏議序

詞林海錯序

語石齋私印譜序

首楞嚴經如說序

南州草序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董崇相詩序

章章甫詩序

玄覽集詩序

黃貞父白門集序

潘無隱集序

陪郎草序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

錢塘陸雲龍甫僊甫評定

陸鱗樹生生叅閱

○○○燈花賦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燼
爲限。時庚戌九月念日。

夫何連卷離奇之絳萼兮。乃從寒熠而擢跼。惟青蓮
之寄生于火中兮。故錫以嘉名。日夜舒託。銀缸以爲
益兮。瀉蘭膏而作渠。榦寸薰之柔心兮。儼碧筒之挺

夫紅芙於是初苞蕾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困
 以象華萃細紛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
 如雨而新浴雖藥珠之流耀兮或結繁而翳乎太清
 乃忍微霽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
 挑兮慙警條而落英背楯隙之商飈兮慮乍定而忽
 驚俄魄甦而哉生兮終然華燁燁以敷榮愚彼寒蛾
 之貪明而奉芳兮敬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燦氛匪
 青匪綠中邊縈帶上下委屬乍蔽乍虧若離若續疑
 商雲之承夫桂輪兮類朝霞之濯夫若枝散幽蔭而

下句似圓
賦

結孤秀兮。宛翠牀與金支。綴春花于火樹兮。豈若獨
莖之秋。持然青藜于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垂垂。祭
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燭胡悲而淚滋。重曰微輝吐飲
臺以樓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繇兮。
曰有遠期。晤言道兮。

尋常泥于賦之爲富。不大爲微事以表博。必綴拾
奇字以見異。其于情趣了無可味。然試邈于騷餘
賦始之初。固如是乎。似此聲光色焰。絕勝沓拖萬
萬也。

○ ○ 鵲巢賦

繁舟西梁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一鵲
巢其上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土人云以鵲
巢之故得免剪伐感鳥能庇木而氓之蚩蚩
並育之意憐然著于動植充類識端可以見
天心焉爰作斯賦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擇木乃
枯楊兮其焉慕方夫騰戶綳繆飛鳴拮据倦形聲之
相喧恐桑土之我汗爾其冬餘春初燒荒刑路衆林

童然偏何獨茂。蓋已烟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故。彼樵者之蚩蚩兮。何秉心之獨恕。曰觀巢卵之相爲。命兮。羌更意而懷顧。曰子曰室匪木。曷據曰葉曰枝。匪鵲焉護此風雨。蛇鼠之無虞。彼斧斤樵薪之不慮。辟彼伯鸞之借枝于廡下兮。暴客過而及步。匪伊門庭之有光兮。亦外侮之克禦。夫既或惠我以美陰兮。胡不報之以雨露。乃人心之動于物類兮。獨並存而同豫。重曰。有柳依依。有鵲棲棲。疇導善氣。疇遏殺機。生殺感應。唯危唯微。充類循本。靈蠢同歸。人天沙界。

佛土王畿。永無戕和。採穀折枝。

立意。在巢柳之相依。故不以摹擬見奇。

秦淮燈船賦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帷。每舫
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
羊角燈于兩傍。畧如舫中人數。流蘇綬之用
繩聯舟。令其脚尾有非一舫。火舉伎作如燭
龍焉。已散之。又如鳧鴈。繫跚波間。望之皆出
于火。直得一賦耳。

集衆舫而爲水兮。乃秦淮之所觀。借萬炬以爲舟兮。
縱水嬉之更端。波內外之化爲火兮。水欲熱而火欲

鍾傳錄全集八

五

寒○聯○則○虬○龍○之○蠢○動○今○首○尾○腹○之○無○故○而○交○攢○散○則○
鶴○鵝○之○作○陳○今○羌○左○右○下○上○于○其○間○觀○其○蜿○蜒○與○喋○
唼○兮○載○萬○光○而○往○還○俄○簫○鼓○怒○生○于○鱗○羽○之○內○兮○樓○
臺○沸○而○蟲○魚○歡○彼○舟○中○人○之○惘○惘○而○不○知○兮○乃○居○高○
者○之○悉○其○迴○環○嗟○景○光○之○流○而○不○居○兮○羣○動○去○而○一○
水○自○安○重○日○火○水○杳○兮○生○星○月○兮○聲○光○雜○兮○晴○瀾○壓○
兮○照○幽○沃○兮○潛○怪○怛○兮○晦○明○達○兮○作○津○筏○兮○彼○楚○魄○
兮○寃○滯○豁○兮

蓋嘗親燭此事見寫事之酷肖至動去水安更發

出景物何常之悟。

三賦無一閒語。泛語真鮑謝之流。

蜀中名勝記序

遊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雲烟朝暮，竹栢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爲山，深者皆可以爲水也。遊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眺聽，林泉衆獨，猿鳥悲愉，凡爲山者皆可以高，爲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高深，可以爲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爲勝。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爲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爲甚。吾友曹能始仕蜀，頗久，所著有

蜀中廣記問其目爲通釋爲風俗爲方物爲著作爲
仙釋爲詩話爲畫苑爲宦遊爲邊防爲名勝諸種子
獨愛其名勝記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爲規而內山
水其中借山水爲規而內事與詩文其中釋其柔嘉
擷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貧士也好其書刻之白
門子序焉辟之奕郡邑其局也山水局中之道也事
與詩文道上子也能使縱橫取子極穿插出沒之變
則下子之人也古今以文字爲山水名勝者非作則
述取能始之慧心不難于作其博識亦不難于述唯

藝述事盡
之矣

揚而致
題

是以作者之才爲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跡寄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辭從吾心手而事辭之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于是乎古人若有所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始爲述者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爲作者地理趣相生權實相馭是爲難耳要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爲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字不作兩事好之者不作兩人入無所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合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

劉子初全集
生乎蜀可也

伏波聚米成隴蜀之形。光武亦就米中得之。則迹象之間。固可以暴山川之勝。能者暴之。能者得之耳。然去其嫵姆。我山靈者。使露神骨。亦大費剪裁矣。語語能得紀著者。窾綮其行文玲瓏。盡上倚伏迴環。恐不下青城諸勝。

○○○二十一史撮奇序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爲言貴信也。奇則傳疑故無取焉。聽其散見于夢史稗官之屬而已。然而有關於妖祥之數爲國家興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千百中亦或錄其一二。非好奇也。勢也。惟其藏一二于千百之中。非心目之靈而細筆舌之警而裁時日之閒而寬者。常過而失焉。余同年李心石左官無事。天與人俱若私之。以讀書之日。而出其心目。佐以筆舌。縱觀二十一史。節取其事。辭之可喜可愕者。選言簡

可爲左官者
魁

非能
及此

章命其書曰撮奇人見以爲二十一史中之事與辭
而不知一經心石棄取則李氏之書而非諸史氏之
書也夫采緝之難于自運心久矣未可爲俗學讀書
作文者道也自運者局勢格吾得自主之若夫采緝
古人之辭事勒成一書要使覽者忘其事辭之出于
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又無所刪潤尋常口耳
忽成異觀此合述作爲一心聯古今爲一人者也余
所謂采緝者鉅釘而已烏能成書乎士大夫居世運
之江河當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津卽侍之

一而操之時義未易言也。

自用易而用人難。此能言其痛痒。

卽是一體

○○○三注鈔序

三注鈔者鈔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酈道元水經注也。序曰孔子云述而不作。注者述之一端也。雖曾子之于大學。文王周孔之于易。以至左氏公穀之于春秋。皆注也。凡注之爲言。依于其所注者也。故離乎其所注者。而不能爲書。離乎其所注者。而猶能爲書。蓋注者之精神。有能自立于所注者之中。而又遊乎其外者也。三注是也。夫是以可鈔也。古人以書之力爲注。而後人不能以注之力爲書。則以

如此方是

古○人○重○于○視○其○述○而○後○人○輕○于○視○其○作○也○故○子○鈔○三○注○而○重○有○感○于○述○作○之○際○也○或○曰○水○經○經○也○三○國○志○史○也○世○說○說○也○書○宜○首○經○次○史○次○說○子○于○三○子○世○焉○何○居○曰○已○離○乎○其○所○注○者○而○直○爲○注○矣○直○爲○注○則○其○次○視○諸○注○者○之○人○之○世○焉○可○也○

在三國諸葛君之綸羽○在新語道林夷甫之清標○
在水經則江河之蛇驚委迤迴合而歸于墟也○文○心○文○致○罕○有○與○儔○

清辦撮世說之標○蒙迴有水經之致○

快論

○○○東坡文選序

或○曰○東○坡○之○文○似○戰○國○子○曰○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
可○廢○也○何○以○明○之○戰○國○之○言○非○縱○橫○則○名○法○于○先○王○
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
者○以○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于○天○地○
之○間○也○使○戰○國○人○舍○其○所○爲○縱○橫○名○法○而○以○爲○仁○義○
道○德○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志○氣○不○相○隨○
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紆○回○峭○拔○以○成○其○
爲○戰○國○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後○存○

戰國之文多
以強詞奪理

趣之一字以
評其小品則
是

文○則○是○理○者○事○詞○之○崇○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且
有○文○如○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
以○出○入○于○仁○義○道○德○禮○樂○州○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
敝○體○屢○遷○而○物○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其○惟
東○坡○乎○今○之○選○東○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漫○然○以
趣○之○一○字○盡○之○故○讀○其○序○記○論○策○奏○議○則○勉○卒○業○而
恐○附○及○其○小○牘○小○文○則○捐○寢○食○徇○之○以○李○溫○陵○心○眼
未○免○此○累○況○其○下○此○者○乎○夫○文○之○于○趣○無○之○而○無○之
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

運動以生者趣所爲也。能知覺運動以生而爲聖賢
爲豪傑者非盡趣所爲也。故趣者止于其足以生而
已。今取其止于足以生者以盡東坡之文可乎哉。是
故老莊者出世之文之妙者也。毅然斥之不疑。商韓
者經世之文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陋其說而已。夫東
坡而非文人也。則可。東坡而文人也。豈有不知其文
之妙者哉。以爲吾舍此自有真學問真文章理義足
乎中而氣達乎外。膽與識謾謾然于筆墨之下。取職
國之風。謝易以已。所欲言而其淵源相去遠矣。世有

亦其源本也
聖有知
世本孟子所
以文而理

病戰國之文無當于道而愛其文終不能廢者吾請
以東坡之文代之昔銅臺妓有妙于書而性惡者魏
武帝欲綏之而難其才乃選數十百人一時俱教以
之有一人音與之齊卽殺惡性者此所謂有東坡文
而戰國之文可廢之說也且夫戰國策文亦自有等
焉人但知國策爲戰國之文而不知孟子亦戰國之
文也老泉好孟子此蘇家文出戰國之原也
奔溢得蘇家之氣轉開得蘇家之快吾更欲以此
廢蘇氏矣

○○○ 詩歸序

正以選爲歸

選之關係不
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豈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年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

精神世間途
徑途皆不能

盡精

此言以爲
歸

只是精神不
能盡古人

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
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
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
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
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
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
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
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
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

察申人之精
神不可不竭
已之精神

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
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極○庸○
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
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
而○第○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
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
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
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卽○向○
者○于○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庸○者○狹○者○

熟者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爲之一易。而茫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有所止者也。

牧夫遊女之詩傳。只是其精神不可磨滅也。晦于御習而明于偶拈。是在選者之善遇之。若只以字

句爲工。那可遇之。合友夏序讀。可見兩人之苦。而
詩歸真可爲準矣。

吾更願讀詩歸者。更有得於鍾譚之外。方爲詩歸
之功臣。

○○○貴州鄉試錄後序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狹頗以官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猶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請稍變其格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爲三日試事拈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民騷繹有彈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惺是以副工部主事臣明欽往

典乙卯黔試也。牘成。臣明欽首爲言矣。臣惺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士舉于鄉者。始得名爲孝廉。孝廉之名。倣于漢。漢取士之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三者不知所重。何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稱。斯弛不羈。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爲諸生者。其于明經。則以稱諸生之廩于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彼茂才明經亦安然自處于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敢踰。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微者。全在于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

本末輕重較然矣。士之得稱斯名者，奈何不反而思其義也。記曰：資于事父以事君。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失身之罪莫大于不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安能孝。上不爲士計而使士自爲計，士亦安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祿，上皆使。得致于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祿之報，而所施于士者，方未已。興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其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于無言，代爲之計，而預爲之，所有甚于士之自爲全，自爲養者，而士反不自全，不自養，孝。

欲○以○事○君○而○孝○或○衰○于○得○君○之○專○祿○用○以○訓○廉○而○廉○
或○變○于○聚○祿○之○厚○則○士○負○取○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
夫○六○經○庸○言○孝○與○廉○庸○德○士○有○斯○弛○不○羈○非○常○之○才○
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終○之○斯○豪○傑○而○聖○賢○者○得○一○
人○焉○足○以○事○君○況○上○嘉○與○廣○勵○不○忘○遠○方○新○額○至○
三○十○七○人○而○臣○等○適○逢○其○盛○乎○然○得○士○而○必○求○豪○傑○
聖○賢○其○人○者○又○取○必○于○三○日○之○文○其○視○有○司○之○彈○壓○
綜○理○于○兵○民○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易○又○當○何○如○
諸○士○其○懋○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下以迪士。卽以告君。便一毫聰明排調使不得。蓋其體如是而適如其體。

孝廉二字說得警動。

深密不遺智
者法不備簡
明不遺愚者
法易行兩語
盡立法皆弊

○○○兩淮鹽法綱冊序

國家之法當極敝大壞之後見謂必不可爲矣有人
人焉欲起而爲之已而卒無不爲之而又不勞餘
力者是其于所以爲之之道必其仰而思之也至深
至密爲智者之所不及謀及其思而得之見諸行事
也必有一極簡極明爲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
共知而後黠者不能變法之所以可久也國家塞下
粟強半仰于兩淮鹽課乃套搭之苦中于兩淮十餘
年矣套搭深則積引沒積引沒則見引復積見引積

而邊商之新鈔無所售。新鈔無所售。而後舉商與國之困。全以爲奸民利。吾楚滄孺袁君。佐計大農。爲疏理十議。太要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爲主。期十年套。盡復鹽法之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疏理兩淮鹽法。卽以君往往有日矣。乃事中事外之人。猶謂鹽法壞盡矣。如沈疴積歲。醫者持藥囊進。雖口頭紙上鑿鑿。必可經驗。有如舉手投劑。與病者絲黍不相應。則國手與庸醫。其效無異。彼奸民爲利者。亦樂有是說。庶幾中撓之。君不爲奪。曰銷積引之說。無所

中開利害
猶在利中察
言無非利矣
語微妙

事疑也。惟正行見引察之人情樂于趨而或苦其多。于是予之以所樂而不強其所苦。畫爲十綱歲以一綱行舊引以九行新引各不相涉而交得所欲。蓋向以四十八萬有奇新引聚責于二十萬舊引之商今使之散行于二百餘萬起掣之商不妙于害之中開之以利妙于利之中察其害而分合權之輕重布之令甫具羣情豁然行之數日而輸者十四萬數月而十倍之還套搭二十四萬補司庫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桁楊呼晷不聞于庭兩淮若不知有鹽使者。

此段惡極明
爲惡者可共
知

應深察爲智
者所不及謀

恐亦是常情

劉作部全錄

語曰民之趨利如水走下非民之樂于輸利在輸不
在通則舍通而向輸者其勢也綱法之效如是向謂
其不可爲者見其爲之不勞餘力反以其太易而疑
有他端焉夫課醫之法以病者起蹶爲程今貴人而
抱沈疴亦嘗費歲月糜金錢卒無起色有持草木之
滋手到患除彈指而復起爲人易則易耳當其訪師
拜藥投軀破產及診切之時精神與病者通此豈可
談笑而致之者邪乃病者及侍病者反以其期之不
久費之不吝而不以國醫辭之也豈有是哉大抵人

明提

應愚言一段
任事者一片
血忱原難
于旁觀

見謂不可爲之日自有難而易者而人第懼其難及
爲之不勞餘力之日又自有易而難者而人第疑其
易天下事其故豈能一一告人哉夫法之極簡明未
有不出于極深密者也人見夫綱冊之行爲愚者之
所共知而不見夫所以有此綱冊者非苟而已也所
見者易之所不易者又不必見獨鹽法乎哉抑聞之
庖丁之解牛也視爲止行爲遲四顧躊躇乃在遊刃
餘地之後從古老成謀國其設心難易之序先與後
有絕不與人同者今日鹽法至此是亦君遊刃餘地

無限感痛
切可思

之後也。難易兩者。君何擇焉。嗚呼。獨鹽法乎哉。
照應心深。開陳莊重。舉止全然。大家。

○○○留臺奏議序

代

留臺奏議者。緝庚戌咨中所選南臺諸臣奏議之言也。故事推臺班長者一人序之。某以次當作序不能辭。拜手陳言曰。某于今庚戌咨中留臺奏議而重有感于言路之際也。國家之有兩都如周鎬與洛其設亦不能有所軒輊而言官尤重焉。舊例隨缺隨選隨選隨俞隨就列自神祖末年。郭重遲廻。幾與大僚等庚戌之選。至壬子始得旨。不知者曰。上實有所疑。知者曰。上實重此官而用之。如不得已夫疑之

設兩疑以起
議

不易也

與重之九天之上。九淵之內。非臣子之所敢妄臆也。抑聞事君者曰。自靖自獻。上有所疑而下不敢先。不自信。上有所重而下不敢先。自輕。此自靖自獻之道。孔子之所謂勿欺而犯者也。顧在畱臺難言之矣。畱都與燕京並稱。其于春明門外。猶然天涯也。匪惟九關之視聽最高。有所不能下。周而諸臣之耳目漸遠。亦有所不能盡。確地有京都之名。而形近于省會。官有近臣之責。而勢疑於外吏。卽風聞言事。乃明主所以廣言路。及傍人所以諒言官。彼身當乎此者。其胸

中○口○中○豈○可○全○恃○此○四○字○哉○今○觀○庚○戌○谷○中○之○在○留
臺○者○若○而○人○其○人○若○而○年○其○言○若○而○篇○近○自○宮○府○遠
及○封○疆○人○品○之○賢○奸○政○事○之○修○廢○言○人○人○殊○其○間○水
火○之○相○濟○而○琴○瑟○之○互○調○本○之○以○自○信○之○心○而○出○之
以○不○敢○自○輕○之○品○自○不○可○掩○于○筆○舌○之○中○而○或○可○得
于○語○言○之○外○苦○心○深○計○諸○臣○不○敢○自○言○必○有○能○鑒○之
者○雖○然○爲○臺○臣○難○爲○留○都○之○臺○臣○難○爲○留○都○之○臺○臣
難○爲○庚○戌○以○後○十○餘○年○留○都○之○臺○臣○尤○難○故○某○于○序
留○都○奏○議○而○重○有○感○也○

高簡凝重語俱洒赤。

信手彈來已
比珊瑚入掌

○○○詞林海錯序

今夫饗客者爲可繼也。爲可達也。則其具不過曰穀。曰畜。曰鮮。曰果。蔬而已。穀徵諸田。畜徵諸牢。鮮徵諸陂。果與蔬徵諸圃。何其近也。至錯之爲言。以珍異得名。則將問之海。何則。其爲質異。則其產必遠。所產遠。則取之也艱。所產遠而取之艱。則其勢必不能以多得。友人夏茂卿著詞林海錯。快心悅口。乃遂至十卷。不可謂得之不多者矣。嘗聞秦晉之人。得蟹之枯甲。懸之戶。以驅鬼。斷瘡。不經見故也。而洞庭白小風俗。

以當園蔬閩之寡人噉江瑤柱礪黃與魚蝦無異也
茂卿舉孝廉不仕養志讀書其人文行君子也胸中
暇整出其餘地蓋有小四海焉茂卿之取錯于海猶
之田之穀牢之畜陂之鮮而圃之果蔬也世人讀茂
卿書不識甘苦漫然以博之一字題之夫廣貯迂搜
橫陳奇集此博者事也引義觸類宜滯化腐通彼我
之懷聯述作之交非博者事也蓋有通識慧心焉三
家村中暴富兒見貴客至傾筐倒屣剪砌鉅釘几案
陳陳而寒窘之氣常見

常滿妻妾童僕若不知有客出一蔬以餉客而門以
內常覺充然客不敢逆其中之無有此暇整之說其
所由來深矣豈可爲博者道哉持此以讀茂卿書十
卷可也數句數字可也

布帛菽粟之文自有鮮雋之味探錯于海自與常
食不侔也

習而不察

○○語石齋私印譜序

古人藏圖書皆有私印記。曰圖書印。不知今何以徑稱圖書也。法書名畫扇卷行冊。無此則無徵。無徵不信。不信不傳。厥用大矣。其法辟則作古文時義。以古玉精銅奇石爲紙。以良鍤爲利穎。柔翰其設色。以丹砂和蠟脂諸料爲仲將之墨。以說文爲語。孟六經以韻會諸書爲注疏。以石鼓禹碑前後石經及鍾鼎諸文爲子史引據。以印數諸書爲歷代文章。正宗雅俗。開識妍醜。關趣健弱。關力偏該。關學正傍。關派雖小。

那得以小道
滿之

道必有可觀者焉。吾友盧貝乘篤好此。其好事收藏。賞鑑。慮無不。放古之好書畫者。余語貝乘。古書畫皆。有專名印。獨無有。然古印之工。何減書畫。嘗聞顏魯公。趙文敏。每有碑刻。手自勒石。古人事事不苟。苟可。自作。不委俗工。以故。有工技。而無專名。想于印章。亦然。貝乘曰。善于明。則有之。始文三橋。嗣則何雪漁。所得才一二枚。晚交新安劉生。得何法。程生同時與劉。稱能品。朱文乃推劉。前劉爲朱文者。爲李弄丸所作。小玉章如豆粒。腕力扛鼎。客燕時解一貂帽。及篋中。

善衣購之。其地用玉。亦其長技。而玉章則程立伯獨著。蓋平生精神物力半此。總之所得者一二枚青鳳一毛不爲少。多至數十枚則白狐千腋不厭多。貴則寶馬瓶珠之購蘭亭不以爲難。而賤則五斗豆買蘇公醉翁草書不以爲易。要以佳者期于遇。遇者期于得。是盧君之志也。君懼其久而散軼失次。乃裝潢成一精冊。一一印識其上。某凹某凸。某凹凸半。某石某玉。某銅。出其所。某爲何所人作。而屬余題其所以。昔米襄陽好古玩而耽書及石。專愚成癖。夫印之文半。

取諸書而質半取諸石。具二家之體而微者其惟印章乎。貝乘好古精六法雅負石癖各其齋曰語石可謂善撮老顛之勝矣。題成復戲語貝乘子具好事收藏賞鑑三長力不能盡得法書名畫而姑寄之識書畫者。余又識其識書畫者。夫書畫之有印記辟通侯之有章身無封爵卽多得古通侯章安所施用貝乘笑曰余姑取通侯章佩之肘後以待異日九錫之至若何。且古侯王之後化爲氓隸而金石之章萬一流離人間爲傳器卽其章不復存而印識于紙者寒峻

或得而賭之。是爵土之壽。不如金石之壽。不
如紙也。夫印在金石。辟之墨蹟。在紙則嚮搨粉本耳。
君其亟取所最賞者。印數十百本。傳之人間可也。

雅俗數語見識。身無封爵數語見趣。急就之中。猶
自有韻。

○○首楞嚴經如說序

夫妙性真如是謂大佛頂見相永離。大定堅固。斯各首楞嚴。菩提始滿。乃始中終之所不得異。而過現未之所不能殊也。顧圓通止趣一途。修證必資萬行。所以用果爲因。故因曰密因。諸經所同。而茲稍異。乘因得果。故義曰了義。諸經或略。而此獨詳。行此乃能成佛。昧此無繇。結經然舍利得秘記。涅槃兼圓覺。聲聞而畢舉。阿難請最初方便。雖內秘外現。而俱遺斯何。以故願樂欲聞。蓋法華成功而身已退。追譚中路所

經楞嚴就學而志無前。預斷化城之想。結集者明眼
利根。棄小舉要。寶几既迴。而述來宛爾。法筵未散。而
看去了然。故陳義不待其終。開經已示其極。括五十
五位中。約佛子善超之數語。而圓通之注已見前矣。
就二十五聖內。舉目連拘絺之六尊。而圓通之人。豈
外此乎。古今名宿。分曹豎義。殫力參微。互有短長。交
相補救。通聖凡之驛騎。作迷悟之津梁。頓意義之幽
深。會者未易。卽文辭之巧妙。滯焉亦多。如初次徵心
語未終。而忽及莊嚴之路。再番顯見。肯未明而先放。

佛面之光。廣陳七大圓融之滿義。獨拈三科見識之
偏辭。若不達舉一例餘之法。幾疑爲衍文脫簡之條。
近三懷法師說法。以辨才無礙妙天下。而不注一經。
人問其故。曰和尚先不識文理。安得注經。若不得已。
以文士之筆。代僧家之舌。庶幾相濟。不致兩傷。旨哉。
斯言。幾于無我。夫行文之妙。徑難解已。如斯矣。況析
理之深。心要眇。當何似焉。要其大槩。亦略可言。舉開
闡之大心。作攀援之妄想。幾次破心。本以追搜賊首。
七番覓處。公然黨護盜窩。猶欲借阿難不定之辭。用

以混如來無方之體。抗佛尤深。叛經斯甚。生死之本。根有二緣。心最粗。業識爲細。豈容一往無分。菩提之途。路無多真。心獨露見性自除焉。得兩存不廢。旋妄而得法忍。所旋者豈七番所破之心。合湛而至不搖。所合者正八識所邊之際。見見何時。乃如來照生相。無明之候。聞聞何法。斯菩薩入見前寂滅之門。衆生卽佛。而世間語言未可入其知見。萬法唯心。而藏中體性何嘗雜彼色空。從破自破。他破共破。無因悟生。滅之本無。故曰聞曰思曰修曰如幻。證圓通之不隔。

無和合無不和合離無可離非因緣非不因緣遣何
從遣見在業果衆生遷流誠爲有故未有山河大地
能所定屬何人苟不詳其相續之答終難豁夫忽生
之疑衆生緣斷而因且不生諸佛覺全而迷豈復作
細惑旣除諸魔自遠第現業惟行可銷宿愆非咒不
敵旣從頂出卽是佛身立見邪迷豈關魔號言思已
斷證悟斯存等妙前之頓漸境自分明乾慧後之淺
深人多混濫諸天因地不真何以寄回心之聖二乘
取途非錯何以墮邪見之流卽數處之覺迷關全經

之明瞭。豈宜自信粗心。不務深通實相。以此不揣頑
冥。妄希信解。研討五年。栖尋衆典。永新賀居士中男
慧性辯才。深心閱覽。昔聚白門。演說者數過。中來閩
署披剝者四旬。辨因果于茲經。析異同于諸教。較如
觀果。快若拈花。自謂厥衷所蘊。非緣予筆。不宜亦恐
遺忘。勉爲疏緝。七卷以前。已懷強半。八卷至末。賀說
居多。諸家舊解。義已安。而文未圓者。通其違隔。酌其
複單。幾回易稿。劣得成書。是歲冬。居士來楚。重事推
詳。猥蒙證可。因取經中如所如說之語。名之如者。准

係五語之一也。

法幢對對飄雲寶絡行行映日。

○○○南州草序

昔人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合體用兼
華實之言。惜今人于所謂立言不朽者。直以詞賦之
言當之。無論視立言爲浮且淺。適使簿書俗吏。薄視
文士爲無用。則此語爲之。此不講于經國二字之義
也。然謂文士爲無用。而欲專以無文矯之。此亦不足
以服文士之心。愚以爲文不同。有知其不可見于事
而姑托之言者。有不甘徒託之言。且欲見諸事而卒
以空言終者。凡此皆文士之文不足道也。世不有已

亦是限子識

力

經國傳兩言

之可託以不

約者

言而無效與
空言同

見○于○事○又○能○出○之○爲○言○意○所○已○及○手○能○追○之○足○所○既
至○且○能○道○之○真○至○暢○達○按○之○有○緒○讀○之○成○章○使○天○下
謂○用○世○者○不○必○不○文○而○能○文○者○不○必○不○能○用○世○欲○求
其○人○以○實○之○而○未○易○言○也○南○京○兆○徐○德○夫○先○生○者○今
之○經○國○人○也○成○進○士○兩○爲○令○有○兩○爲○令○之○事○因○而○有
兩○爲○令○之○文○已○爲○南○功○典○內○計○稱○平○而○核○有○考○功○之
事○因○而○有○考○功○之○文○晉○光○祿○少○卿○有○光○祿○之○事○因○而
有○光○祿○之○文○其○體○爲○公○移○爲○奏○疏○爲○書○牘○其○流○爲○序
爲○記○爲○銘○爲○諸○雜○著○而○統○各○曰○南○州○草○者○姑○從○其○姓

立言如此既
非杜撰亦不
泥古

冠折

以爲集也。愚誦之數過而始得其槩。原本舊章錯綜
時宜大都一事之起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揀
不敢目之爲文而要不可謂之非文既已謂之文矣
而終不敢直以爲文愚嘗謂文莫盛于漢漢有兩司
馬今槩以文人目之若長卿之文吾所直以爲文者
也至于子長之史論河渠天官封禪以及春秋戰國
之用兵衛霍李廣之禦虜本末原委今之職其官當
其事者有能言之親切著明如此行今槩以其文
讀之其最枉者平準一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

沿習之說一
夕得訂史
公不

亦惟古人故
然

紀綱風俗相因相反之故。略具其中。大意言漢武之
生財鬻爵鬻獄而不放。鑄錢制幣而不效。酎金勸輸
而不效。以至平準已行而猶不效。乃以貨殖一傳收
之。論地利物情人事如指掌。若曰生財之道在此而
不在彼也。云爾。此正一事之始。必有所歸一語之駁。
必有所救者也。乃謂家貧不能贖腐刑而致羨于富
厚也。豈不謬哉。大抵古人之文。或未有其事而先言
之。或已有其事而後言之。然未有可託之言而不可
見之事者。若徐公之文。正所謂以經國之大業。爲不

言非虛妄五幕
揣而得

于此出京兆
周匝且有法

朽之盛事。予之序其文。亦以使人知既見于事。又能
託之言。天下猶有此一種之人。爲此一種之文。于以
紆經世者之氣。而服文士之心。結俗吏之舌也。夫文
錦以飾婢。工以嫁婢。而拙于嫁女。金錯以飾櫝。明于
售櫝。而暗于售珠。若夫女如尹。姑何妬于文。錦之婢
珠。如隋。下何妨于金。錯之櫝哉。然則公之文止此乎。
未也。公之事聽于官。其文聽于事。公爲京兆。有京兆
之事。自有京兆之文。國家多故。鄉用方新。由是而之。
焉。居是官。則有是事。有是事。則有是文。公之文。蓋未

有已也。

風雲月露之詞。亦如風雲月露之易盡。不則亦以
小道視之。信畱心經濟者之可傳。至原舊章。綜時
宜以文聽事。真必傳之訣。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入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得以詩入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于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于入者。蓋猶以詩入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于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沈。驚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歎。媚能振。

寫出一儘快

又勢亦有不能隔者

世其氣宇開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豪傑之神悠悠忽忽疎疎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已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嘗讀何思先生集有才不能竟其品者大要一如其品藻而不諛

拙出主意

求工易染纖
巧

○董崇相詩序

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爲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詩已傳于後而姓氏或不著焉今詩人皆文人也文人爲詩則欲有詩之名欲有詩之名則其詩不得不求工者勢也詩而工矣世亦何難以名予之然世所號一代名家始皆就其習之所近意之所趨與其所矯以爲詩其氣魄聲援皆足以怵一代之人予之名而後已今讀其詩何如哉虛懷自審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者目力之下然其間亦有一二

先達闡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今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真聲元氣而足以服讀者之心。何也。愚以爲名無損益于詩。而盛名之下。能使不善處名者。心爲之不虛。而力爲之不實。見詩出而名隨之。是則詩而已矣。其意常以名之所止爲詩之所止。彼闡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常欲使吾之詩有餘于其名。而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又若有餘于其詩。如是而求詩之不可得也。吾嘗持此意以求夫今之爲詩者。所以至不至之故。皆不出此。閩有董崇相先生者。其人朴心。

此其所以工也。

而慧識古貌而深情。所爲詩似其爲人。非惟不使人知。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子始讀而選之。見其力之至巧之中。蓋獨勝者。過于同能而兼長者。遜其專詣。公亦知予不妄。而詩始有集丙辰始徵子序。而猶不欲使有聞于世。蓋其深心純氣。如偏師探穴。斷枚宵征。業已過之。猶自以爲不及。獨往不已。寧使詩至而名不能我追。勿使名至而詩追之者也。吾友蔡敬夫亦名人。其詩其人皆似公。吾輩爲詩不能有名于世。則已幸。而有名于世。念今之世猶有二君子。

其人者爲之深省內愧焉。于以虛其心而實其力。其亦可也。

是括一無意工詩而自工作解。蓋作詩有趨名之心。則躁有失名之懼。則餒均爲性情之累。不足爲詩也。

立案

葛賈

○章章甫詩序

庚戌予舉南宮時禮俗如蠅。座師雷何思先生。偶試
余毛詩六義。予次第奏之。先生顧笑。吾以占子胸中
暇整。居官精勤一端耳。予媿不能當。而服其持論。居
都讀書作詩文。不以爲玩物適景。而以爲消閒習苦
之助。然予聞曹耳。予友章章甫少喜言詩。淺深喧靜
無所不入。歷試奇筴。去而爲廬江令。精力于職。見以
爲理劇治煩。有上下聲。而顧不廢詩。能舉其舊業。守
而勿失。冷夫世間一切淫靡浮媮之故。爲秀才則妨。

純詩不爲
備俗吏選
後世于其

舉子業居官則廢職務吾未見世之爲秀才與居官者能不耗其心力于淫靡浮媾之物而獨舉妨業廢務之罪移而歸之詩豈不寬哉予與章甫少同筆硯結婚姻長各通籍未嘗不移書勉以勤慎守官章甫報予以詩一帙曰此夫耕者之瓜蔬而牧者之薪蒸云爾予益以知章甫蓋有悠然于胸中者而能精力于職也考章甫政者讀章甫詩可也

清新如章杜之詩

○○玄覽集詩

玄覽集序者序吾楚督學馬公覽于玄嶽集也。序曰。楚蓋有崇上山云。其嶽曰玄。玄之爲言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者。其爲跡也。必顯其體氣。必明白而平大。如五嶽是也。五嶽者。六經也。玄嶽則柱下幽與幻渺之言也。六經有理有數有事。而柱下之言曰玄。崇山奇過五嶽。而各位遜之。則玄之爲也。不佞楚人。官以行爲名。其于遊頗便。乃便車所至。山川得寓目焉。至玄嶽。蓋與弟性。及友人譚元春。

落想有因物
賦形隨筆作
態光景

金仙荷公集 /
屢要言而曾未果也不佞蓋猶以經生心眼處山水
間與山水之爲六經者則口之目之足之手之而柱
下之言或河漢而未之及也昔人有言神情與山水
相關相關者何也所謂方寸湛然玄對山水者也馬
公爲楚文章司命公之文章出于山水而其爲山水
也出于玄是以斯遊斯集其詩若文若賦舉而名之
曰玄覽有味乎其言之也始吾友蔡元履遺予恭上
草其言曰吾與督學馬公蓋先後覽茲山焉吾之爲
茲草也僅舉其名而馬公之集已旣其理今年春公

始寄子玄覽集讀之匪惟無車馬氣並無牲璧氣匪
惟無牲璧氣並無宮觀氣匪惟無宮觀氣並無泉石
氣匪惟無泉石氣並無雲霞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至哉始信不佞之不得至于斯山者非形不能與之
近而神與之遠不佞要譚子遊以去秋詩曰八月氣
方肅千峰理必幽是亦知嶽之爲玄者而卒不果遊
又曰巖泉逢靜者靈昧必生愁則若專爲馬公斯集
言之也客日子六經儒人也姑先五嶽而後取馬公
斯集作司南焉其可也

鍾伯敬全集

設喻固玄寫玄奇切。

○○黃貞父白門集序

自白門以徃之吳越其清深柔澹之氣蓄泄于山水者故自不乏而予獨以爲可遊可止無踰于白門者然予實未嘗親至吳越討其山水之爲清深柔澹者與此何若也亦自謂人情私于所至所見而不能達于所不至所不見也云爾及觀吳越人之遊白門與夫遊而不欲去乃有甚于予者而後知予非苟私于所至所見而已也武林黃貞父先生淵通淨遠世之所謂有道人也其意思所在常落落然山水文章之

外。而其胸中一往悠然穆然。莫測其際者。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之。以若人而不使之作熱官。據近地。獨得偃仰于金陵曹署。仕隱吏仙天人之間。若有所私于貞父者焉。貞父平生遊止皆有集。至白門而獨妙。不可謂非白門山水爲之。然使其胸中一作炎冷。遠近之想。則雖日置身秦淮蔣陵中。而其心目已有如不見。且不欲見者矣。古今真有山水之癖者。必曰謝康樂。然子嘗誦其遺物悼遷斥之句。則其棲尋寄託。人見以爲有沖情奇趣。而其中之不可知不可言者。

固已不少矣。貞父之集妙于白門。非白門山水爲之。而貞父爲之。故曰貞父有道人。也。貞父自檢諸集。獨以其在白門者。委子爲序。似若有所私于子者。非謂子能知其白門集之妙也。知子之有私于白門。而欲遊且止于斯也。

秦淮渡頭月。搖漾多情。鍾山頂上雲。游揚盡態。

○○○潘無隱集序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喜。報予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噫。誠有之。然亦有故。夫坐通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見者無人不。不。妙。也。人。無。言。而。不。妙。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以。見。士。之。意。俱。不。出。于。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才。以。自。達。于。古。人。今。之。所。謂。熟。者。如。是。而。已。予。則。不。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名。之。一。字。塞。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名。矣。不。使。之。盡。其。才。以。

今之相見者
恐俱在名中

達于古人不已。是吾設心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待之也。然其迹似欲以吾之說絀其才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士滋不悅。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以故吾于士寧有所不見。見者寧有所不言。甘爲冷爲不可近而不悔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下士也。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而冀能辨也。潘無隱吳中少年才士也。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蓋博取。

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于子。子亦若有數言而數止者。兩人相視莫知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之。遂袖以歸。讀之。晝日夜。乃爲詩投友夏及子。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別開一境者。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子不勝驚喜。恍然悟。更心易慮四字。卽無隱之不自得。而更請于子。子之數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使子千萬言而得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夫千佛立亡坐化。不過一轉耳。伯牙之學琴。幸成連也。從成連東。

海之上。聞海水汨沒。山林冱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此以悲而轉者也。趙烈侯數問相國。歌者之田。相國佯應之。已而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居久之。烈侯適然。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此以喜而轉者也。今將以友夏爲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乎。而以寒河爲海水。山林羣鳥乎。然則無隱之所見者。乃友夏也。非冷不可近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盡其才而真自達于古人者也。予以古人待無隱。故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好學深思業已。

厚頌如狼無
且驚態

友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于二子者而見之哉。若無
隱者。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
人。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者也。

落筆若無經意而已。伏案其中。後則紛紛應之。共
其氣爽而思沉者也。

必欲
用
篇

陪郎草序

陪郎草者。同年魏定如自題其作陪郎時草也。鍾子序之曰。夫詩道性情者也。發而爲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謂其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也。以爲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者。聲譽之言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今天下無人。不詩矣。卽自予有知以來。郡邑中不爲詩者。幾人哉。定如于其時。退然不與人爭。默然若有所待。及向之爲詩者。興盡而返。屬厭而自止。定如且成進。

士作令而陪都儀部郎子適止其地山水之清麗花
月之綽約賓朋之婉變幽獨之閒適子鮮不與定如
俱而詩隨之始子言詩定如虚心相聽及定如一語
之獲一境之會而子自愧其言之無當也夫詩以靜
好柔厚爲教者也今以爲氣不豪語不俊不可以爲
詩子雖勉爲豪學爲俊而性不可化以故詩終不能
工定如恬朴人也于世所謂豪與俊之義皆不相近
而定如詩獨工世固不必豪不必俊而能工詩者
吾請以定如實之非獨如此而已豪則喧俊則薄喧

美亦與粗俱
近俊亦與輕
併近

總不出于自
然

不○如○靜○薄○不○如○厚○定○如○之○詩○所○以○合○于○靜○與○厚○者○正○
以○其○不○豪○不○俊○也○今○之○言○詩○者○始○以○爲○事○之○所○不○可○
無○無○故○而○詩○以○之○興○終○詘○于○心○之○所○未○必○有○無○故○而○
詩○以○之○自○廢○其○興○其○廢○不○出○于○性○情○而○出○于○聲○譽○于○
詩○何○與○哉○定○如○之○退○然○默○然○也○其○詩○固○久○已○足○于○中○
其○出○而○爲○詩○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而○已○言○其○心○
之○所○不○能○不○有○者○固○未○有○盡○而○返○屬○厭○而○自○止○之○時○
也○予○與○定○如○同○里○矢○相○與○以○詩○老○肯○聽○定○如○之○盡○而○
返○屬○厭○而○止○哉○然○則○定○如○之○詩○未○可○以○陪○郎○草○量○也○

其曰陪郎草者自題其作陪郎詩草也。

根于性靈則靈發于積厚則厚。厚者出于有意無意之間。詩自可名矣。若以聲譽在心不免逐物忘已。詩歸選旨于此可見。